教育即成人之美-新泰生態村

報告者：新泰國中 徐姮

記得兩年前主題報告的題目是陪伴個案三年的回憶錄，想藉由報告整理自己與個案互動的成長與轉變，而在那些年與孩子的相遇裡，我也漸漸熟悉了工作的校園。記得在最後，教授與校長分享了對那份報告的想法「謝謝妳用像詩一般的敘述，與我們說妳的故事」。而時過兩年，回想起那天的緊張與刺激，又再一次能透過這個機會整理在新北當專輔五年的經驗，也因此我想分享的不再是我與一個人的故事，而是與一整群人、一個系統的邂逅。我想稍微釐清在這五年來，我怎麼認識這個校園，我如何理解它的運作以及我何以嘗試讓輔導工作與其他人有更多的連結。而在之中，我又是怎麼處理因為與人互動而發展出的人情世故，以及找尋這些元素與個案輔導間的關聯。無論結果是好或壞，我相信這些遇見，不只對我、也對我的孩子們有很多像詩一般的觸動，只是可能現在，還藏在他們小小的心裡、腦袋裡，尚未發酵。

曾任新莊社大主任的政大教育系退休教授馮朝霖老師，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學者。在他的課堂裡不斷打破我對既定教育的想像，教室、紙筆、師長與學生……在既有元素存在的環境中，要如何善用他們的本質並予以轉化，對我來說是個挑戰，也是個思辨的歷程。

以前的自己很專注於了解個案心理轉變與個人議題，也確實前三年的練功，在於專業知識的成長。但往往忽略與系統的互動與交流，讓自己非常疲憊。在兩年前的報告裡，我告訴自己要相信自己，要讓自己的專業被看見，就必須沉穩，慢慢走，才有機會走得遠。而之所以五年主題報告命名為新泰生態村，是因為想起自己在專業培育的過程中，教授與我們分享的概念。我好像在生活了五年的新泰校園裡，對那概念有某程度的既視感。在慢慢走的過程中，我看見好多在校園裡的陪伴是多麼自然，也很喜歡去觀察我的個案與學校中每個不同個體互動的樣貌。

如果每天上班時，我都把校園當做一個教授以前在文本中提到的「村落」，這是村民一起長大、學習的地方，有著有智慧的長者(校長、主任)、也有精力充沛在泥巴裡打滾的小孩(學生)，圍繞在孩子身旁的大人(老師們)，而我就像隻神奇的物種，緩慢像隻烏龜、但有著老鷹般銳利的雙眼，還有如水豚般親切的個性與類獅子的沉穩與冷靜.....對，如果每天上班時我都像踏入一個生態村，我的輔導工作會變得繽紛、多元有趣，有更多挑戰，但也更多靠山。

而這樣的想像，首先有利於就是初級輔導工作。新泰校園內很多老師們身懷絕技，有美術天分、烹飪才華、運動神經發達，甚至還有綠手指。但或許並非對孩子的吸引力來自於專長，而是特質。有些老師善於陪伴、有些大人超會接納，還有的溫柔而堅定，有更多是願意分享與看見，也因此，不管是小孩主動去找或是孩子被他們找到，我都會想再多做一些連結，讓彼此有更多正向互動的機率。讓學生在可能成為個案的前期，有機會經由更多的對話認識自己；也有學生是在結案之後，從非輔導老師的其他成熟個體開始，拓展自己的人際互動經驗。同時，我這輔導奇特物種，就徘徊在他們身邊，觀察、分享，透過教師宣講傳遞輔導知能，亦或是在與成人討論當遇到困擾時，如何利用創傷知情的角度去了解學生。我很喜歡看見大人們的優點，因為他們的害羞與靦腆，都會讓我想起大家都曾經是個小孩，渴望被愛、被發現。

我相信這樣的連結，會讓村落的人更知道如何去接觸每個可能曾經受過傷的孩子，而這樣的經營與努力，是對整個生態都有益的。其次對我的益處，就是能有更多的時間專注於較困難的二級個案上，除了在新泰校園中移動，也連結校外家長、外部資源，讓個案服務可以更完整。而最後的益處，其實也是讓自己能夠將工作看的長遠。一直提醒著自己盡力去做，但千萬不要把責任全扛在身上。既然是生態村，那就相信陪伴孩子是整個村落的責任。幫助自己設立界線，也保護自身能量，要用在對的地方。

當然，每個人在校園中都有自己本該負責的工作，就像維持一個村落的運作，每位村民也該各司其職。當無法連結時，也將狀況看作學習的節點，與孩子討論現實生活中的限制與規則，視為暫時的挑戰，但並非永遠的失敗。我自己也思考與檢討，拿捏同事間的工作界線以及成人與孩子關係裡的正向平衡。

一直以來都覺得與系統工作是疲憊的，我寧願做個案就好，單純許多。但確實當手中個案的議題牽涉深廣往往並非只是個人特質與病理那麼單純的時候，進入系統卻也是必然。在信仰命運與緣分的前提之下，不過度怨天尤人、也不強求任重道遠。教育即成人之美，願未來在陪伴的路上，我都能常保奇形種的赤子之心，持續和身旁的村民一起找到屬於每個孩子的幸福種籽。